

□郭宇宽

现在在中国朋友聚会聊天下大事,很难不谈到房价问题。聚会中若有外地朋友,房价便成了提升地区自信心的最主要指标——哪个地方房价高,那地方的人身板儿都高了一截,一个说:“我们那儿房价也上万五千了。”那个就会接上,“这算什么,咱们那儿都上万六千了。”言下之意,别以为就上海北京牛逼,看谁还小瞧咱们,那口气跟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厨房辩论社会主义优越性一样。

不过有一次,一位印度孟买的朋友把北京上海的威风都给灭了。聊到房价问题,她说孟买像样点的高档公寓楼平均得四千美金一平米。一言既出,举座皆惊,要知道人均GDP印度可远远没有赶上中国啊。去年年底,我去了一趟印度,发现此言不虛,孟买的房价水平足以打压上海北京经济崛起的优越感。

能在孟买买一套体面公寓的,在印度社会中绝对属于上层社会。这样的公寓通常有不错的社区环境,穿着制服的保安,小区里甚至有网球场和游泳池。要买这样一套公寓即使对于政府公务员或者教师一类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来说,也是极为吃力的。而且印度不像中国一样有房价双轨制,一些干部可以买到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房子,印度的军人、公务员、大学教授很多可以享受不错的住房,不过一旦离职就要搬出去。

在中国房价的上升已经给大量尚未买房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唯恐以后再无立锥之地,所以哪怕背上巨额贷款也要买房,没有房子的人和咬紧牙关买了房子的人转面成为“房奴”的人与地产开发商之间几乎已经产生了阶级对立!那么在印度这种矛盾岂不是更加尖锐?

在孟买贫富差距是如此明显。由于法律对迁徙权和乞讨权的保护,大量寻求生计的人涌入了孟买,让很多到印度的中国人会感到得意的是,孟买和上海相比从外观看一点都不像国际化大都市,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乞丐随处可见,高楼大厦边上紧挨着贫民窟。不知道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看着高楼大厦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们大概一辈子买不起这样的公寓。

和那些公寓相比,贫民窟简直是地獄,成片低矮的小房子和二十年前上海的棚户区差不多,拥挤不堪,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子,可以住上一家五口人,甚至更多。环境也不敢恭维,杂乱无章,没有绿化,没有运动场所,孩子们只有在街道上打球。但是奇怪的是,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似乎很有些悠然自得,大概这也和印度人乐天知命的民族性格有关系。作为路过的外国人,如果你表示出一点好奇,他们就会主动邀请你进他们的“寒舍”坐坐。这些住在贫民窟中的人没有丝毫扭捏和不好意思的表示,他们会给你端上特别甜腻的印度茶,大方地给你展示他们在哪里睡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印度“贫民窟”

觉,哪里洗衣裳,哪里做饭,还会给你打开家里的电视机,指给你看他养了一缸金鱼……

尽管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通常教育程度不高,还会主动用口音很重的英语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你聊天,“你是日本人吗?”“噢,中国,太好了,我喜欢中国。”无论大人孩子眼中都分明有一种自豪感,既有为自己的房子的自豪,也有在邻里面前为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而感到的自豪。在这里我听到一个词让我诧异不已,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被称作“贫民窟主”(slum-owner)。这个词简直充满了幽默感——我们是住在贫民窟里,但我们是业主(owner)。

他们怎么能叫业主呢?这些房子按照中国的标准都是不折不扣的违章建筑,十几年前由一些无家可归者和外来移民选择在一些没有人关注的铁道边、垃圾场边搭建而成。印度的宪法规定:印度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你愿意在哪里登记,就可以在哪里投票;同时宪法还规定“印度公民有选择在哪里居住的权利”。这条规定看上去有点滑稽,我问印度朋友难道想在哪里住都可以,那跑到新德里在总理府门前搭个帐篷,跟总理作邻居行不行?或者把帐篷扎在人家私人花园里行不行?他们告诉我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操作上比较难,因为主人会把你赶走,这是人家的地盘。不过如果你成功地在一块地上住了一段时间,比如一年,别人没有赶你,以后就再也不能赶你了。这倒挺符合卢梭的契约理论,默认也可以视为一种契约。后来我发现果然不假,印度很多富人的宅第和花园都会树一块

牌子“私人财产,禁搭帐篷”。

今天住在孟买贫民窟里的几百万人就是这样获得产权的。他们的理由是当年这块地儿没人要,我们才住在这里;今天土地升值了就想把我们赶走,没门儿。今天大片的贫民窟占据了孟买市区的黄金地段,孟买的地价比上海和北京要高出很多,前面提到四千美金一平米的房价中往往超过百分之八十都是地价,所以假如能把那些贫民窟的居民赶走,安置在远郊哪怕面积大上十倍的房子里,对政府或是开发商都是非常划算的买卖,而且很容易找到类似危房改造的理由。

但在印度强制拆迁是行不通的。特别是这样集中的大片贫民窟,个个都是钉子户,牵一发而动全身,随时可以引发示威乃至骚乱,而且政治家得罪了这些“贫民窟主”就会丧失选票,所以不让这些“贫民窟主”得到心满意足的补偿,让他们搬家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在印度拆迁成本巨大,孟买房价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但与中国相对比,尽管房价如此之高,房地产却并不是畸形的暴利产业,底层的群众吃了土地升值的最大受益者。笔者吃惊地从一个搞IT的商人口中得知,在2006年某媒体排出印度的500个最富有的人中,只有6个是地产开发商。

这样一来,高昂的公寓价格对“贫民窟主”来说倒是件好事,他们非但不嫉妒反而有些兴灾乐祸。我听见不止一个人说“这些有钱人该让他们多花点钱。”而那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很多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悲惨。贫民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一些“贫民窟主”在经济条件改善了以后,也会修整自己

的房子,不少贫民窟房子也装上了在印度算是奢侈品的空调,甚至不少公务员、教师为了省钱,也租贫民窟的房子来住。在贫民窟区域政府也建了实用的医院、学校之类的公共设施。

贫民窟在印度也不意味着居住者都是赤贫的人。他们在此安居乐业,往往在附近上班或者做生意,甚至建起小作坊,当起个体户,一些区域还发展出了特色产业,建立了合作社,有的地方以生产首饰闻名,有的地方以生产陶器闻名……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成了地道的有产者,个别人甚至已经买得起公寓,不过还是愿意住在贫民窟里,因为这里有他的“厂房”。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对自己的房子也有一种自豪感。在中国贷款买大公寓的人被称作“房奴”;而在孟买住在贫民窟里的人,被称作是“房主”,因为那是他“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的家园,即使简陋,也意味着他在孟买这个印度最富裕、最国际化的都市的黄金地段有一块谁都拿不走的产业。

很多“贫民窟主”是这样的背景:他们来自农村,为了谋生来到孟买,当得到一个贫民窟的房子就意味着他在这里彻底站稳了脚跟。他们在孟买住贫民窟的条件,而是源源不断地把钱寄回农村老家,在老家的村子里盖一个让乡亲们羡慕的大房子。他们的孩子能在孟买接受教育,上英文学校,也许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当他们老了以后,他们会把贫民窟的房子留给孩子,或者租给别人,自己回农村老家的大房子里颐养天年。

很多中国人来到孟买会非常得

意,“你看,印度最大的城市都解决不了贫民窟问题。”这种得意显示出我们的浅薄。在很多人眼里,整齐划一的街道、摩天大楼,让贫苦者远离我们的视线,不要让农村人涌入城市来分享城市的福利,是比公民的宪法权力和哪怕相对公正的发展机会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表面上看,印度高楼大厦边上就是贫民窟,其实印度的贫富差距比中国要小。笔者在印度一份主流报纸上看到一个专栏作家的文章标题是“中国模式为什么不是印度的选择”,也许能够代表印度知识界一部分人的观点。她讲她刚到中国时看到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比印度高很多,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没有小房子,后来从北京市区出来只是几十公里就看到大片的农村地区,发展水平及基础设施状况和印度农村差不多,农民生活水平也很穷。她于是得出结论:这样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表面辉煌是不可靠的。

还有一个让笔者自己也感到吃惊的信息值得和大家分享,我刚到印度时一方面对贫民窟很感兴趣,一方面又担心安全问题,总得叫上当地人陪同才敢去转转。因为在中国有一个已经成为公理的偏见:外来人口和穷人是犯罪的根源,一提治安恶化,公安机关总是把清理外来人口作为工作重点。而很多印度人认为,在印度的贫民窟比新德里的大街上还要安全。一个孟买的社会工作者告诉我,即使一个女孩子深夜走在贫民窟的巷道里,也用不着为安全担心。这里也没有小偷强盗,假如谁遇到危险,只要喊一嗓子,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帮忙。他补充道:“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爱这个地方。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财富漫谈

市场的通道里没有减震的弹簧

□张晓晖

股市形势一片大好,指数连创新高,但仔细看看,还是有些不和谐音,连续的涨停板伴随着几百亿的大单,高管违规卖股票,泡沫论者的集体喋聒,怪得很。

赚钱的时候自然是皆大欢喜,一旦市场下跌,相信种种牢骚、抱怨、愤懑、咒骂都会出来,市场如何地不理性的,上市公司如何地不规范,把赔钱的愤怒发泄到各个方面,既找到了赔钱的理由,又解脱了自己的责任。

责任可以逃避,但亏损是无法逃避的,毕竟减少的是自己账户里的钱。

有些奇怪怪论总是在挑咱们自己的毛病:中国股市不理性的,上市公司不规范,总之问题很多。但国外怎么样呢?反正,理性不会导致1929年的大崩盘,不会有那么多董事长从摩天大楼上往下跳,也不会造成“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世界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到咱们这儿不是一样做假账?安然事件在美国不是一样发生吗?

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就像李文斯顿说的,华尔街没有新事物,投机像山岳一样古老。

1929年之前的大繁荣中,也很多人提出过市场过热的警告,但市场的上涨最终让所有的泡沫论者都闭上了嘴巴,而市场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上涨的尽头。可见,当反对者都闭上嘴巴的时候,实在不是个吉利的事情。

谈到金融期货的时候,总有论调说金融期货能够减少市场的震荡,更像是减震弹簧:拉得过分的时候,弹簧就往回拽;压得过分的时候,弹簧就往上涨。据说金融期货就是这个东西,但金融期货从来不会减少市场的震荡,倒是会让市场更加大起大落。因为期货里有一根资金杠杆,当人能够以小博大的时候,能够投下去一注,赢回来十注的时候,不可阻挡地引发人们的贪婪。在正常的状态里,有人因为贪婪而做多,也有人因为贪婪而做空,动力阻力一合成,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减震作用。但当所有的人都没有对手的时候,或者说当泡沫论者都闭上嘴巴的时候,万众一心走到山顶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对手盘,如果再一起回头,谁也回不去了。



如果没有资金杠杆,就不会有大的悲剧发生,一天的暴跌为什么会致资本大鳄跳楼呢?就是因为资金杠杆,一天的时间就输得毛干爪净了,明天的盘面和债主在等着他们,绝望让他们不敢去看明天的太阳。

市场里的钱很难赚,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也有太多的不可知性。企业的状况、资金的运动都不是可知的,当由此带来亏损的时候,也就会带来愤愤不平的声音。

但信息从来就不是透明的、对称的,市场从来就不是公平的、可知的。这很像人类的进化史。当人类的远祖在树上的时候是靠野果子为生的,但风雨雷电毁了树林,逼迫类人猿从树上下来了,于是有了直立行走;只好去狩猎,于是学会了制造工具,然后是畜牧、耕种,然后发明了青铜、铁器,战争也就上了档次,从弓箭到火器,从战车到坦克车,一直到今天的核武器。人类在不可知的世界中进化发展到了今天。可见,不可知的世界依然能够探索,那么,不可知的市场也能够赚到钱。

市场很像一个黑暗的通道,里面很黑,什么都看不见,但即使在这个通道里,人依然能够生存,关键是要小心翼翼,向前爬的时候慢一点,别一猛子把脑袋碰破了;一步踏实了再去迈下一步,否则很容易掉进陷阱;时不时地把手伸出去探一探,一旦此路不通赶紧掉头;行走的时候要做一些记号,一旦走不出去能够顺原路回去;找路的时候要有主见,别听见某某抄到捷径了,某某挖到金子了,就心猿意马跟着别人走,因为在这条通道里,没有人知道出口在哪儿。凡是急着出去的人下场都不大好。

当您能够慢慢地探索,最后找到出口的时候,您不仅能看到太阳,后背上一定还背着很多的金子。就像某大师说的,在华尔街生活十年,你会有很多经验;活二十年,你会很富有;活三十年,你会是百万富翁;活四十年,你会是亿万富翁。

牛市的时候,空间豁然开阔,很多人赚了钱,而且赚得很容易,但市场仍然是一条通道,通道总有走窄了的时候。

通道的门口写着“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进了通道以后,关键是活着。

探索市场的过程又很像上山,只有到山顶的时候才有高瞻远瞩的资格,爬山的时候就要低着头,防止摔跤。当初爬山的时候,急着赶英超美,急着跨黄河过长江,急着放卫星,结果是挨饿;后来,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倒是国家发展最快的阶段。

说来说去,可能并不多余。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在市场的通道里,一定要做到“身要由己”——因为市场的通道里没有减震弹簧。

手机勿借

□文/胡玉兰 图/许青天

上午十点钟,店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衣着打扮很时髦。女孩一件件挑衣服,男孩则在旁边很有耐心地守着。我心想,这可是单好生意,一看这两位就是有钱又舍得花的主儿。

左边的一排衣服被女孩逐一检阅完毕,估计没找到中意的,又转到右边。这时,男孩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手机走到外面,不一会儿就进来对女孩说,把手机给他回个电话,他的手机没电了。

女孩从包里摸出手机,一看,居然也没电。男孩很无奈地看了看我,我知道他是想问我有没有手机。为了给顾客一个好印象,我很慷慨地奉献出我的手机。男孩接过之后一边拨号一边往外走。女孩则跟我讨论起一款衣服来。

几分钟之后,男孩进来,将电话还给了我,然后和女孩离开了。刚才女孩表示很喜欢的那件衣服也没有买,我不禁为自己看走了眼而自卑不已。

十一点钟,手机响了,我打开翻盖,那边传来一个陌生的女声,“求求你了,把卡还给我吧,我的亲戚朋友的电话号码全存在上面,你给开个价,多少钱?”我听得直发愣,这是谁?怎么大白天说瞎话?“你打错电话了吧!”我冷冷地说,然后挂断电话。

没等我将电话装进兜里,电话又响了,一看,还是刚才那个号码,“求求你,把卡还给我吧!……”还是刚才那番话。



“请你看清楚再拨号好不好?”我没好气地说。

“我没拨错呀,这是我以前的号码。”那边的女人小心翼翼地说。

无聊。我随即挂断电话。

下午三点半,店里的座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兰子啊,你要的五千块钱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刚才给我的那个银行账号是多少?我的手机断电,你重新报一遍。”

我一下就愣住了,“什么银行账号?我什么时候向你要钱了?”

母亲也糊涂了,“不是你发来的短信,说进货差钱吗?”

我说:“我没给你发过短信啊!”

“我明明看见是你的号码。”

我猛然想起刚才的那个陌生电话。

迅速开机,然后用座机打我的手机。听筒里传来“对方已关机”的电脑回音。可我的手机开着啊。于是我又用手机打座机,一看号码就傻了。哦,我想起来了,一定是上午那个男孩以借电话为由偷换了我的手机卡……

我的号码在第二天上午的时候终于拨通了,“求求你,把卡还给我吧,我的亲戚朋友的电话号码全存在上面,你给开个价,多少钱?”我的语气近乎哀求。

“你打错电话了吧?看清楚再拨号不好。”那边一位女士冷冷地说……

第一次汇款

□周稚麟

这是自己入伍两年来第四次到邮局领取父母寄来的汇款了。当时邮局的汇款服务台前站着一个老人,他正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数着。服务员显得有些烦了,问:“你到底寄多少?”老人将钱又数了一遍,而后说:“寄50元吧。”服务员随手扔出一张空白的汇款单,老人转过身来,见我站在旁边,支吾道:“解放军同志,俺,不识字,麻烦你,帮俺写一下。”

我从老人手里接过汇款单,问道:“大爷,您这是给谁寄钱呢?”

老人像是没听清我说的话,我大声重复了一遍,老人才看清:“啊,给俺自己。”

“给您自己?”“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爷,您为什么给自己寄钱呢?”

“俺这是替俺那小子给俺寄点钱。”老人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俺今年70岁了,俺那村兴过个寿。俺那小子不在家,俺这是替他给自己寄点钱,好让村里乡亲们看看,俺那小子还没忘记俺。”老人的眼里此时已溢满了泪水。

我的心里为之一震:“您的儿子不能回来给您过个寿吗?”

“回不来了,整整10年了,他不在家了……”

为老人填好汇款单,我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呆了很久很久。直到服务员问“您是汇款还是取款?”才醒过神来。“啊,我取款。不,不,是汇款。”

服务员看看我手里拿的取款单,说:“你这不是取款吗?”我的语调好像提高了很多:“不,我是汇款,给我父母汇款。”我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上月津贴还剩下的50元钱,连同父母给自己寄来的100元钱和填好的汇款单,一并交给了服务员……